

爱有回声

◎ 颜巧霞

姑姑家有两位表姐，我从小就发现了其中奇怪的地方：大表姐比小表姐大了六岁，却只比小表姐高一个年级。问妈妈原因，她只搪塞我：“大表姐念书迟！”我追根究底：“为什么迟？”她答：“迟就迟了，你管那么多干吗？”

我知道妈妈在敷衍，但也不再费心去寻答案，我们忙着长大，有更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在招引着我们。我要去远方读书，而大表姐恋爱了。小伙子是她在外地打工认识的，她打算远嫁。

突然有一天，姑姑托人捎信来，说姑父的腿摔断了。爸妈急忙赶过去，原来，姑父独自去表姐要嫁的人家附近暗访，找到可靠渠道细致地打听后，发现那男孩子原是个偷儿，在认识表姐的前一年还在坐牢。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，一向灵巧敏捷的姑父登船归来时心烦意乱，一不小心把腿摔断了。

大表姐被从命运的陷阱边拉开了。后来她嫁了一个诚实善良的男子，一直过着被姐夫疼爱的好日子。

而我幼时想要知道的答案，终于在时光里水落石出，原来大表姐不是姑父亲生的女儿。姑姑在前夫患病去世后，便带着大表姐嫁给了姑父，而大表姐的第一个家因为太穷，没有给她上过一天的学。所以，她比小表姐大那么多，却只高了一个年级。

大表姐有了两个孩子，而姑父生病了。对姑父的照料，表哥和小表姐都没有大表姐那么尽心。她带着他辗转于各大医院，独自远走他乡去为他寻民间偏方妙药……但最终大表姐的一片丹心没能挽回姑父衰颓的身体。姑父去世后，大表姐哭得撕心裂肺。

这样两个善良的人，让我们看到这人世爱有回声。

忌口

◎ 蔡晓菲

孩子这几天拉肚子，因为是母乳喂养，所以怀疑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，心里自责得很。实在没辙，开始忌口，喝粥、啃馒头。

接下来的每个清晨，父亲会早起给我煮粥热馒头。有时是白粥、有时是黑米粥、有时杂粮粥，父亲总是变着法儿给我换花样。

儿时生病忌口，喝上一碗白粥、啃两根母亲自己腌制的萝卜条，瞬间舒服多了。还有那些冬日傍晚，大人出门干活未归，我放学回家，灶头间里总会有热乎乎的粥等候着。双手捧着碗，疲惫的身心得到极大的宽慰。

老话说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，现在也有了深切的感受，比如喝粥这件事情。其实母亲早就说让我忌口试试，一开始我还嗤之以鼻，后来孩子病情没有起色，我方寸大乱。只要怀中的孩子少受一点罪，哪怕只有极小的可能性，我也要尝试。

不知是吃的益生菌起了作用，还是我的忌口到位了，娃终于不拉肚子了。我想等他大一点，也要告诉他该忌口时要忌口。在人生中，平淡里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安稳与甜蜜。

未富贵而还乡

◎ 李晓

我爸去世那天，我把消息发布到老家村里老乡的微信群里，顿时冒出来不少安慰我的表情。

村里人陆陆续续来到我爸的灵堂，鞠躬磕头，烧香燃烛，表达真切的哀思之情。不少村里人与我一同守夜，因为熬夜眼袋深垂，出殡那天，他们直到把我爸安葬在墓地后才离去。

办完我爸的后事，出于答谢，我宴请了关系较近的一些老乡。酒后敞开心扉，我回答了他们平时不便问的一些问题。

吴大毛首先发问：你是你们这辈中最先从村子里出去工作的人，30多年过去了，你为啥在单位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员？

吴大毛的这个问题挺尖锐的，红着脸膛的乡人们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，我得诚实回答。

我说：村子里对我期待最大的，是我那去世几年的堂伯。堂伯生前给我制订的人生规划是：30岁前当上乡长，40岁前进到城里机关，到后来，这些都成了堂伯的遗憾。所以我现在回去，到堂伯坟前祭拜，在坟前摆上酒，轻声喊他，伯啊，我们叔侄俩一起好好喝上一杯吧。至于我为啥没实现堂伯的愿景，是因为我这个人心

里常疙疙瘩瘩、心事重重，也不会笼络人，喜欢独处，性格怯懦，就适合写点文字而已。

老乡们对我的这个回答较为满意。吴大毛也说，你说的话确实还是有道理的，你平时看起来就总是像欠银行贷款的样子。我点头：银行贷款我不欠，就欠堂伯这些人的厚望。

侯裁缝喜欢看古今小说，他问：我看你平时把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转在微信群里，有些我们也看不大明白，你有没有想写个像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大东西出来，或者至少像莫言那样写出个比如《红高粱》来，也给村子里的人撑撑脸面。

我回答得有些结结巴巴：我没那些文学大师们的能耐，就写些像村子里那些草、树、石头、水井、烟囱、镰刀的普通东西，自己图个乐呵。

在场的村人们纷纷说：侯裁缝，你不要给他压力，他想写啥就写啥，我们也没指望他凭写个文章就把村子里的名气打出去，该种地就种地、该发财就发财。

我起身四处鞠躬感谢。

村人严老板是搞建筑开发的，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。他提问：你一年写文章到底挣多少钱？

问题一个比一个触及内心。我只好装作喝肉汤，实在是没底气，但我得回答。我说写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，按照目前市场价格、常规稿酬来说，可以买上五六斤普通猪肉，一年算下来，大致可以买上三四头普通生猪。

严老板呵呵笑，挥舞着肉嘟嘟的手说：这样吧，我现在差个秘书，你跟着我搞，一年给你开上十几万的工资，到时也给我写个创业传记啥的书出来，如何？

老乡们随即附和。

这个、这个，等我退休后再说——我回答。我俗人一个，也爱钱，但我怀疑跟常摆出颐指气使样子的严老板能否搞好关系。我这个人看起来软弱，但其实一些性格的B面如礁石潜伏在海水之下。想起他买了豪车，在村子公路上如开一架飞机般趾高气扬，我在心里对他还是有些抵触，或许其中有轻微忌妒的成分。不过，让我最终宽恕严老板的是，他捐款给村子里硬化了3公里公路。

我们又一起讨论了城市邻里关系、如何养生、治疗痛风小偏方等问题。我感到畅快，心里一些悬着的石头落了地，总算有了个交代。

老家土地里生长的根须，把我们这些老乡难分难舍地缠绕在一根老藤上。



手机有毒

◎ 刘德凤

母亲打电话过来说：“这手机啊，还真的有毒！”

手机有毒？刚给她买的新手机呀，教她用的时候都好好的，怎么就中毒了？我有些疑惑，忙问她：“是不是打开很慢？”她说：“不是。”我又问：“是不是老跑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关都关不掉？”她还是回答：“不是的。”这下我更迷糊了。

母亲说，短视频什么的太好看了，最近她常常看到很晚，早上起来接着看，今天感觉眼睛上蒙了一层雾，有时候还像进了沙子一样很不舒服，白天又总是打瞌睡。

换智能手机前母亲曾经和我说过，隔壁的李婶学会了玩手机，每天都抱着手机玩个没完没了，经常看她对着手机哈哈大笑。老

伴让她做事，她还不乐意，两个人为此经常吵架。前阵子，李婶感觉脖子不对劲，老是酸痛无比，还上了医院。我说手机这玩意儿有好处也有坏处，劝母亲换新型手机方便和我们联络，没想到，才过了没多久，她就“中毒”，眼睛受不了了。

我劝她少玩手机，看多了对颈椎、眼睛都不好，还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并列举某某睡觉玩手机被手机砸坏了眼睛、某某忙着玩手机没有看管好孩子出了事、某某因为玩手机过度得了病这些新闻。母亲听了连连表示：“嗯，少玩、少玩。”

晚上，我看到一条新闻：一个14岁的小男生，因为家长不让他玩手机，竟然从楼顶一跃而下，当场身亡。我看了心里直犯怵，想

起该检查孩子作业了，进到女儿房间，却发现她偷拿了我的旧手机正全神贯注地打游戏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抢过手机摔了。女儿号啕大哭，一个劲儿地哭诉她好些同学都有手机，就她没有，同学们讨论游戏类话题的时候她根本插不上嘴，言语里尽是不满和失落。想起曾经我们亲子关系融洽无比，现在买不买新手机给她、给不给她玩手机成为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沟壑，使得我们关系紧张。我怔了半晌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手机果然有毒。

忽然闻到排骨烧焦的味道，我惊叫着赶紧跑进厨房，刚才一直在客厅刷手机的老公跟了进来，拍着脑门向我检讨：“本来等汤炖开的时候顺便看会儿手机，哪知道一拿起它就放不下来了，忘了锅里还炖着汤，手机真的有毒。”